

作者：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：2023年3月4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以痛治痛

這個女孩子才十一歲，她說自己十分不快樂，用頭撞牆，她說：「因為心裡很痛，太痛了，必須製造別的痛楚來抵擋這種痛！」

以痛治痛，是很多青年人對自殘行為的一種解釋。也是業界對自殘行為的一種了解。

但是孩子為什麼而痛？痛得那麼入心？卻好像沒有人問她。只知道她被診斷為憂鬱症、自殘、並且不斷與母親作對，脾氣一發就不可收拾。每個人都說她生病了。連她自己都說「我患了這個病」，父母也說：「她這個病！」

只有她那比她大九歲的姐姐，對我們說：「我在十一歲的時候，也患了憂鬱症，那時候，曾經想過自殺...」

那麼，姐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怎麼兩姐妹都患有憂鬱症？很多人也許立即就會想：是不是受了遺傳基因的影響？

姐姐說：「我也記不起是為了什麼，只感到妹妹出生了，我生存的使命也就完成了，可以走了，就準備去死。」原來那天她決定去跳樓，還一早拍了一張從窗口向下看的照片，放到網頁上。幸好被學校社工看到了，立即通知她的母親，然後一起把她哄入醫院，才避免了一場悲劇的發生。

我們問她的父母，當時是否被嚇壞了？母親說：「當時我正在工作，立刻找爸爸，卻又找不到。」父親卻是一面茫然，不知如何回應。

問起姐姐這事件對她有什麼影響，她反問：「你是想知道當時的感覺，還是日後的感覺？」

然後她解釋：「當時是有點後悔，如果沒有把照片發到網站，就不會活到現在。但是又很慶幸活到現在，因為看到妹妹現在所受到的傷害，原來並不會因為我的離開就可以倖免！」

如此說來，她好像是打算為妹妹作見證而來的。

那麼，究竟是什麼事情讓姐姐覺得生無可戀，又有什麼事情讓她至今仍是耿耿於懷？

她慢慢地一宗宗說起：「在我的記憶中，父母坐在一起交談的時候極少。永遠都是媽媽一個人說個不停，而爸爸就一聲不響，直到忍不住時，就大聲吵起來。他們以為在房間裡吵我就聽不到，其實我就是在那種氣氛下成長，只感到家中很冷漠。」

「媽媽得不到爸爸的回應，就一天到晚向我們投訴。老是叫我們打掃房間、抹地，她自己有潔癖，雙手患了關節炎，仍然不停清潔，我們都不勝其煩，但是又擔心她的情緒無法排解...她曾經要跳樓，都是被我抱住阻攔下來的...」

妹妹說：「我也是受不了媽媽老是什麼都管住，忍不住就與她吵起來。自從得了病，媽媽對我好多了，不再叫我做這做那，我知道她還是愛我的。但是看到他們老是吵，我實在十分心痛，我多麼渴望一個幸福家庭！」

我們說：「如果是這樣，你是為了他們而心痛，他們才是你的病呀！」

她哭着說：「是的，但是我不想讓同學知道！」

父母為了孩子的問題而找我們，孩子卻為了父母的問題而焦慮。這情況真的有點弔詭。

但是孩子為了父母而發病，我們真是屢見不鮮。並不是這些父母對孩子不夠好，相反地，他們為了下一代過得好，任勞任怨，全部心機都放在孩子身上。這一對父母都是工人階層，節衣縮食，一心一意培養孩子成材，姐姐彈鋼琴，妹妹吹長笛。但是無論你對孩子多好，如果你對彼此不好，孩子就會牽腸掛肚，甚至扒出一身毛病。

孩子的母親看似十分爽快，有話直說，孩子的父親卻沉默寡言。他們的對話真的讓人聽得別扭；女的要求男的作回應，不停訴說生活上的缺乏支持，男的卻全不答話，直到女的提出如果這樣相處就不如離婚吧，男的才晦氣說：你想怎樣就怎樣，我全聽你的！彼此沉默一會，女的又再重複前面的話，男的又再不言。

這種對話模式，誰都受不了。試想孩子長年活在這種氛圍中，又怎能不是戰戰兢兢毛病百出？

其實母親的要求並不過份，每個妻子都渴望得到丈夫的體貼與關懷，問題是她的表達方式，那種無休無止的苦澀，真的會讓身邊人抓狂。但是男人的沉默同樣是對女人的最大拒絕，比咄咄不休更能傷人。

男人對我們的探討完全提不起勁，只推說自己不善詞令，但是聽到女兒訴說為了父母的矛盾而發病時，他表示十分驚訝，說：「我原本以為女兒是在學校產生問題，沒想到她是因為我們！」

說到小女兒，他感到無限委屈：「最讓我生氣的，是太太不停罵我寵壞她，我帶女兒上山，只為了替她減壓！」

妻子對我們說：「你沒有聽到他與女兒講電話時，聲音有多溫柔！」

對一個長期被丈夫冷落的妻子來說，這當然是難以接受。看來女兒也是替那總被指責的老爸打不平，才不斷與母親產生衝突。可喜的是這證明父親並非真的不懂表達，只是對妻子沉默抗議而已。細看這一家四口的關係脈絡，就會發現有很多不同層次的衝擊，矛盾中存有一分溫柔，溫柔中又隱藏着危機。

歸根究底，經營家庭，必須由父母開始。否則無論如何親子，孩子都只會為你痛心，痛到不能承受時，甚至自我傷殘，以痛醫痛，痛上加痛。